

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短篇小说选(六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457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0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7,000

书号 10019·3131

定价 1.65 元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之初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号题词：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，向我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热情号召。三十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我国文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，积极努力，创作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。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他们炮制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在文艺界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，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，使得我国文艺园地百花零落，万马齐喑。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相继被打倒，我国的文艺事业重新得到蓬勃发展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华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题词：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。”给我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，引导我国的文艺创作日益走向百花争艳的局面。目前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努力创作崭新的作品，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贡献。

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之中，短篇小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三十年中间，虽然一度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摧残和破坏，但是总的说来，我国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茁壮成长，新人辈出。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

说，题材广阔，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，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这些作品，反映了时代风貌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，有力地发挥了“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”的战斗作用。

为了比较集中地展示建国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果，宣扬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的胜利，以无可批驳的事实戳穿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我国艺术界的各种罪名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选集。

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、艺术水平和不同的特色；并顾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，作品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。读者的评价和反映，已产生的社会效果，是选收作品的重要依据。某些虽有缺点而主要思想内容积极、健康的作品，也加以选收。选集目次，大体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根据篇幅情况，分册陆续出版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资料搜集不足，这部选集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，切盼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批评、帮助，我们将在再版或出版最后一册时改正和补遗。

谨以此书作为献礼，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。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目 录

南山的灯	孙 谦(1)
“状元”搬妻	段荃法(19)
对手之间	刘祖培(27)
北极星	福 庚(38)
“铁笔御史”	王杏元(49)
沉船礁	齐 平(59)
烘房飘香	彭伦乎(75)
房客.....	杨 沫(89)
旅伴.....	逯 斐(107)
春风马蹄	伍 略(120)
卖烟叶	赵树理(134)
迎冰曲	萧育轩(181)
渔店里的喜剧	可 华(203)
旗委书记	敖德斯尔(223)
家	韩统良(239)
群众丙	艾明之(245)
夜宿落凤寨	徐绍武(252)
刀尖	林 雨(269)
时间	焦祖尧(284)
女兽医	杨友德(303)

“老粮秣”新事	孙健忠(322)
三月清明	曾毓秋(336)
聚鲸洋	王家斌(354)
清晨的凯歌	阮章竞(381)
钥匙	柯 蓝(412)
第一次当队长	刘柏生(428)
志气	王以平(434)
大山歌	张 峻(458)
一担水	浩 然(493)
幸福	草 明(508)
沂蒙山高	聂立珂 梁 念(529)
机电局长的一天	蒋子龙(553)
长征路上	王愿坚(589)
望日莲	徐光耀(610)
丹梅	叶文玲(631)
取经	贾大山(642)

南山的灯

孙 谦

太阳偏西了。秋天的阳光斜射到窗玻璃上，屋子里又明亮又暖和。办公桌上放着许多文件——有指示，有表格，有报告，有总结。徐国梁一会儿埋头翻阅那些文件，一会儿又急冲冲地往笔记本上记录材料——晚上要开县委会议，徐国梁要在会上汇报电气化的全面情况。

徐国梁整六十了。他的眉毛长长的，头发也变白了，而脸色却象是熟透了的槟果——又黑又红。他下身穿着条褪色军裤，上身披着件深蓝制服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依然保有股军人式的英武气概。

他是两年前转业回到县里来的。他刚回来，很快就担起了电气化办公室主任的担子。这担子可真不轻啊！他去跑器材，跑设备，跑零件……他去邀请技师，抽调技工，调派劳力……他去勘测线路，安装机器，检查工程质量……为了早日给农村送去光明和动力，他克服了许多技术难关，冲破了种种困难——现在全县的平川区和丘陵区，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电气化！

电，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；电，改变了农村的自然面貌。因为有了电，有些村庄的产量提高了整整两倍！

想到这里，徐国梁开心地笑了。

电话铃响了。徐国梁拿起了耳机。

“哟……我就是啊……你是为民？……什么？……今天就往冯家山送电！……你们搞得真快——好极了！……冯在山老头让我去？——我晚上要开会，不能去了。……他准备要庆贺一番？——你告诉冯在山老头：我一定到冯家山过国庆节去。……哟，为民啊，你和冯月梅再好好地检查一下线路——第一次送电，一定要让老乡们满意！”

这条线路是从大王庄接过去的。全长只有二十里。线路虽短，意义却十分大。冯家山是南山上的一个小村庄。想不到一条线路居然能拉到高高的南山，想不到小小的冯家山居然能有了电灯，有了电动设备——一想到这些，徐国梁就激动得再也坐不住了。

没等到下班，徐国梁便收起了文件，爬上了白塔。

白塔是城里最高的建筑。站在白塔的顶层，不仅可以眺望四乡的景色，而且可以看得见南山上那些偏远的村庄。太阳刚蹲山，有些村庄的电灯就已经亮了。阳光和灯光相映辉，大地上出现了最奇妙的时刻：高粱红的象火焰，谷子黄的象金子，迸裂的棉桃白的象初雪，刚出土的麦苗绿的象碧玉；电动水车粼粼，电动碌碡隆隆——人们用劳动、用水、用电，把田野装扮的五光十色，就象一位刚下花轿的漂亮新娘！

太阳落山了。暮霭升起，天空变暗。那平川区和丘陵区的灯光愈来愈多，愈来愈亮，而那远远的南山却躲进了苍茫的暮色中，连山形都分辨不清了。

徐国梁看了看手表。时针正指着七点——

蓦地，冯家山的电灯一下子都亮了！南山黑蒙蒙，唯独冯家山大放光明！冯家山那一大簇明亮的电灯，仿佛在晚风中轻轻摇曳，就象在南山顶上，突然长出了一株白花怒放的大梨树！

紧接着，安装在冯家山打谷场上的那两盏大电灯也亮了。在暮色里，在晚风中，那两盏大电灯一会儿象是两池清澈的春水，一会儿又象是两颗铮亮的大星；一会儿象是向人眨眼，一会儿又象是对人微笑——就象一位漂亮姑娘长了两只会说话的眼睛！

徐国梁被这奇妙的夜景迷住了。他仿佛真的看见了那位漂亮姑娘，真的看见了那位姑娘向他眨眼，向他微笑——



为了给各村培养一批初级电工，县里在麦收以后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。学员由拉了电线的各村推荐，班主任由安装队长徐为民担任——徐为民是徐国梁的二儿子，住过中级电力学校，又在工厂实习过，平常不大好说话，干起活儿来又认真又细心，从来没有出过毛病。徐国梁相信儿子能把训练班办好。开学以后十几天，徐国梁有事来到训练班，偶然间发现了学员名额比原计划多一个。这本来是件小事：训练班的学员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因为徐国梁对儿子管教的特别严格——他不放过徐为民任何一点微小的疏忽和差错，因此便在这小事情上冒了火。

“你怎么能随便更改县委的规定？——为什么多出一个人来？这个人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”

徐为民喃喃地说：“是从南山上下来的。”

“南山上？——南山上还没有拉线，谁让他们派人来学习？”

“我们三番五次动员她回去，她就是坚持不走。”

“现在农活正紧，我们不能让村里浪费劳力，——这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是个副队长，前年中学毕业，对电气化十分热心，对学习也很用功。”

徐国梁断然地说：“那也不成！到时候了，我们要请她来的……”

正说着，徐为民向窗外一指——

“就是那个女同志！”

一个担水的姑娘闪电般地从窗外过去了。徐国梁没看见她的前身，只看到她的背影。那姑娘留着短发，穿着白衬衫，身材颇长，两臂浑圆，看样子满有气力——她不象是担着两桶水，倒象是挑着两小团棉絮，轻盈潇洒地走到厨房院里去了。

徐国梁转身向儿子问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冯有梅。”

“把她叫来。”

徐为民走了，徐国梁独自说了声：“乱弹琴！”这，不知道他是抱怨徐为民呢，还是气恼冯有梅呢，总之，他还是满肚子的不愉快。

徐为民揭起了门帘，冯有梅进到屋里来。她大约有二十一二岁。头发乌黑，脸色红润，那两只大眼睛呀，就象是昏夜里的两盏又明亮又柔和的电灯。她向着徐国梁天真地笑了笑，然后又规规矩矩地向他鞠了一躬。

徐国梁指了指桌旁的椅子，说：“坐下。你叫冯有梅？”

冯有梅低低地说了声：“是呀。”然后便扬了扬眉毛，调皮地眨了眨眼睛，向着徐国梁问道：“你叫我来，是不是又要动员我回村里去？”还没等徐国梁说话，她又继续说道：“不管你说什么，反正我是不回去——我是我们老队长派来学习的。他给我的任务就是学好、学到底。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——我现在回去怎

么向我们老队长交代呀？我们老队长天天嚷着要装电灯，天天嚷着要安装机器……”

徐国梁发急地说：“姑娘，你听我的：你们南山上现在还没有拉线……”

冯有梅不解地问了句：“那怕什么？”然后又信心十足地说：“现在没拉线，将来总要拉线；这个月没拉线，下个月就该拉线了……”

徐国梁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你们南山区是第三期的工程，按计划，要到明年才拉线。”

“明年？”冯有梅睁大眼睛看了徐国梁一阵，然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真能说笑话！——我们老队长说，今年国庆节就要安电灯……”

徐国梁诧异地问道：“你们老队长是什么人？”

冯有梅吃惊了：“你还不知道我们老队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真可惜。他是我们村的生产队长。因为他上了年纪，村里大大小小都叫他老队长。呃，别看他上了年纪，干劲儿可大呢。他从来不说虚话，说要安电灯，就一定要安上电灯！”

徐国梁笑着说：“这一次他的话要失灵了！”

冯有梅眨巴着眼睛问道：“噢，你不相信我们能在国庆节安上电灯？”

“没有线路，怎么安电灯？”

冯有梅有把握地说：“那我跟你打赌：要是今年国庆节，我们村里安不上电灯，我输你一驮子大槟果！”

徐国梁不信任地笑了：“嗤嗤！国庆节安电灯？——不可能！”

“不可能啊？——你那一驮槟果输定了！”

上课铃响了。

一听见铃声，冯有梅立刻就站了起来。她果断地说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：什么时候训练班结束，我什么时候走！现在啊，现在你就是用棍子也打不走我！”

她急急忙忙地走到了门口，忽然又扭转身来，马马虎虎地向徐国梁鞠了一躬，扭头便跑走了。

冯有梅走了以后，徐国梁一边往烟斗里装烟，一边嘿嘿地笑了：“一个风魔丫头——她还要和我打赌！”

站在门口的徐为民问道：“怎么办，爸爸？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“要不要让冯有梅学下去呀？”

徐国梁的决心没有动摇，说：“还是让她回去！”

“她一定不走怎么办？”

“你想办法动员嘛。”

徐为民并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——其实他心里根本就不想让冯有梅回去，于是，这件事就那么稀里马虎地拖下去了。二十天以后，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当徐国梁再次走进训练班大门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了一个姑娘——那姑娘一见了徐国梁，就象老鼠看见猫似的，哧溜地就躲到房背后去了。

徐国梁停下了脚步，向着徐为民问道：“那不是冯有梅吗？”

“是她。”

“她怎么还没有走？”

徐为民大胆地说：“以前让她走，她不走；现在快毕业了，再撵她走，她更不走了。”

徐国梁摇了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姑娘可真有股倔劲儿！”

父子两个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办公室。徐为民给父亲送过来扇子，又倒下茶水，然后悠悠闲闲地说：“前几天，冯有梅回了一趟家。回来以后对我说，他们村准备的电气器材差不多够用了，只要咱们再能支援一点，他们马上就可以拉线、安装……”

徐国梁吃惊地放下茶杯，急着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！”

徐为民刚把说过的话又重说了一遍，徐国梁忽然就发了脾气。他气乎乎地向儿子质问着：

“你是怎么啦？这么重要的情况，为什么早不给我反映？”

徐为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动火，便气乎乎地说：“现在不是给你反映啦？”

“反映？为什么不当时就反映？一个南山上的小村庄，能有力量自己准备电气器材，能有力量自己拉电线，你把这事看成是小事——这是了不起的大事！这说明，群众不只是盼望电气化，而且有力量自己搞电气化！”

徐为民怯生生地说：“冯有梅还要求咱们支援点技术力量。”

徐国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：“支援，一定要支援！——你去请她来吧。”

上一次是叫，这一次是请；上一次是恼怒，这一次是高兴——冯有梅还没走进门来，徐国梁就先乐呵呵地打招呼了：

“冯有梅同志啊！——你怎么躲的连我的面也不敢见了？”

“我怕你又要撵我回去。”

“不撵了，现在我可不撵你了。——冯有梅，听说你们准备的器材已经够用了？”

“准备了一点儿……”

“你们怎么一下子就置办了那么多器材？”

“不是一下子——我们已经准备了两年啦！”

徐国梁又吃惊了：“准备了两年啦?!”

冯有梅平静地说：“县里一开始办电，我们老队长就让我准备器材……”

徐国梁十分钦佩地说：“啊呀，你们老队长是个了不起的人!”

“是啊，他本来就是了不起的人嘛。”

“这个人很有远见！他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冯在山。”

徐国梁遗憾地说：“可惜不认识。——有梅，现在你们还缺什么器材?”

“只缺变压器，别的都不缺了。”

“电杆木也有了?”

“我们有树林子，甚时用甚时砍……”

徐国梁怀疑地看着冯有梅，说：“这你就不对了——南山里只有果树林子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电杆木!”

“那你说的是旧皇历——没有电杆木，我们不会种吗?”

“马上种上马上就能长成电杆?”

“我们已经种上十七八年了。”

徐国梁万分惊讶地说：“种上十七八年了!?!——谁种的?”

“我们老队长……”

“又是冯在山?”

“当然是他。”

“那时候他就知道现在要用电杆?”

冯有梅反问道：“一个老党员能不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？能不知道要搞机械化、电气化?”

徐国梁诚挚地说：“对，有道理！有道理！——呃，有梅，忘了

问你啦！你是南山上哪个村的？”

“冯家山。”

徐国梁睁大了眼睛喊道：“冯家山！？——你是冯家山的？”

“是呀，我是冯家山的。”

徐国梁感慨地自语着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——想不到冯家山能自己准备器材、自己能拉电线！想不到冯家山能自己种出电杆木来！”

冯有梅问道：“你去过我们冯家山？”

“去过——我去冯家山时候，你还没有出世呢。”

“听说，那时候我们冯家山可苦呢！只有几百株果树，粮食也不够吃。现在我们有上万株果树，粮食多的吃不了……”

徐国梁并没听冯有梅说话，他在追忆。忽然，他象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，急着向冯有梅说道：“我向你打问个人……”

“你打问谁呢？”

“他叫老冯……”

冯有梅调皮地眨了眨眼，笑了：“这可就难了，冯家山的人都姓冯，你问的是哪个老冯？”

徐国梁作难地说：“这，这——我们当时都喊他老冯，就不知他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这好办，你到我们冯家山去一趟，村村不大，只有五十户人家，你可以排门门找。”

“对对。我要去一趟冯家山——我要认识认识你们那位老队长冯在山，我要找一找我那个老朋友老冯！”

冯有梅走出办公室去了，徐国梁沉思地说：“这姑娘的脾气，倒真有点象我那老朋友——冯家山有我那老朋友，有那个老队长冯在山，又有这么个有志气姑娘，看来，冯家山真是出人材

的地方。”

徐为民挑逗地说：“爸爸，你别忘了，你还和她打着赌呢。”

“是呀，我看她是赢定了。”

二

在二十二年以前，徐国梁是第三军分区的电讯队长；就在那时候，他认识了冯家山的老冯——

在某次战役的前夕，军分区首长命令徐国梁在三天之内，向冯家山架设一条固定电话线。线路全长二十公里，又得翻山，又要过水，任务是很艰巨、很急迫的。徐国梁接受任务之后，命令两个排立即动手架线，然后就亲自带了一个排连夜向冯家山进发。

冯家山离敌人据点只有四十里，外号人称小延安。全村只有四十多户人家，可是村里的民兵队却赫赫有名，因为冯家山的地形好，村里常常住着机关和部队，而那些县大队、区小队、武工队、交通队，更是冯家山常来常往的熟客。总之，冯家山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。

但是，徐国梁越走近冯家山，越觉得担子重了。这一带虽叫作果木区，果树却不多，而杨柳树更少，松杆树就连一株也见不到——没有这些树就没处伐电杆木，没有电杆木就架不成电话线。

徐国梁一进冯家山，赶忙去找村主任——就是老冯。

老冯当时大约有四十岁。身个儿又长又瘦，那两条细腿就象两根麻杆杆。因为太劳累、缺睡，脸色有点发青，但那两只大眼睛却十分有神。当徐国梁找到他的时候，老冯正忙着给部队

挨家沿户地收给养。老冯一见徐国梁带着部队来了，以为他不是要粮食，就是要菜，因此没等徐国梁张口，便抢着说道：“同志，你们先到办公院里休息——放心，我一定误不了你们的事。”

说罢，他就又忙着收给养去了。徐国梁没有一点办法，只好到办公院去等了。办公院里已经有五六个人等着——他们是等着拿给养。隔了好大一阵，老冯才和几个年轻人扛来几袋子粮食——老冯一进来，那几个搞给养的人立刻就把他包围住了。老冯满头大汗地忙着量米称面，徐国梁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找不到。又过了一阵子，老冯找了个空子，才跑来和徐国梁打招呼：“同志，你们有多少人？要多少粮……”

徐国梁抢着说：“我们是分区电讯队的。我们要架电话线，可是找不到电杆……”

“咱们想办法找，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——你等一等，我去先把武工队的司务长打发走——他们昨夜打了个漂亮仗，我得想办法慰劳他们……”

徐国梁拉住了老冯，着急地说：“啊呀，我们的事儿比那紧要……”

老冯说：“再急的事儿也得先让他们吃饭。——不要急，我一定给你们想办法。”

他走了。徐国梁越等越不耐烦。过了好长一阵，老冯才又走了过来。他一边拍打着衣服上的面粉，一边向徐国梁问道：“同志，刚才你是要什么来着？”

徐国梁冒火地说：“我们要架电话线……”

老冯忽然想起来了：“噢噢，你们要找电杆！——啊呀，咱们村里可没有这种东西呀。”

这可真使徐国梁哭笑不得。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这人这么